



BAR以空间形式
释放着城市的第二类
情感；卡拉OK(和它的
亚种KTV)以音响的形
式刺激着城市的内分
泌系统；各式品牌以包
装的形式挑逗着城市
的虚荣、骄矜和傲慢……

一个无欲的社会
在新老时代的交替之
中轰然坍塌，我们在那
片瓦砾的废墟之上，目
击了欲望的大街和大
街上行走、驻足的解放
了感官的男女们。这所
有的一切使生活变得
前所未有的复杂，这种
复杂是值得我们去加
以关注的。

欲望的城市

● 王唯铭著

● 王唯铭 著

欲望的城市

· 海上风系列 ·

欲望的城市

王唯铭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政编码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6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5月第2次印刷

字数: 163,000

印数: 10001—20200

印张: 7.125

ISBN7-80531-372-5/G·244

定价: 10.00元

吴 亮

序

城市不仅供人们居住，它还是一个话题。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它过于巨大、繁华、喧嚣和有着那种迷人的吞噬力。我们的足迹实在无法遍及一座城市的每个角落，更不要说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城市了。

但是，当我只是坐在书斋中，遥想这座我们共同亲身居住的城市时，仍有人，在尽可能地寻访它的每个角落——我的朋友，以记者或无名者的身份，穿行于

这城市迷宫般的路线，路线错综复合，随时向他敞开一个奇异的场所。他走进去，环顾，坐下，找人闲聊，有时还喝上那么一杯，不过他的心思总在别的什么地方。这个出没于那些空间的人，我的朋友，也就是你们读到的这本书的作者，王唯铭，以他一贯的浏览热忱、对历史线索深究底细的职业习惯，去记录他所见到的沿途风景。这些风景常常在那些巨型的新颖的奢华的建筑内部（有时也在外部，即熙熙攘攘的大街），里面有许多人，还有许多物（也是供人享用的）。王唯铭使它们在你们身边展开，以正在进行中的形式，来延伸我们的视觉与听觉，并加深我们对身外的这座城市的了解程度。

这种目击、寻访和报道综合起来的写作，是生气勃勃的、有趣的、意味无穷的，当然也可能把人引入迷途的。王唯铭为我们展示的是这座城市感性和享乐的一面，或者说，是它熠熠发亮和诱人的部分。这一面或这一部分，如今已经上升为我们感受世界的主题和衡量生活的主要尺度。

王唯铭没有忘记对这变化中的城市提出必要的疑问，尽管他总是那样地充满乐观情绪。我们并不要求一个目击者同时必须摆出批评家姿态。

王唯铭的周游和写作，都发生在 90 年代的前五年。时间正在推移，当时的新闻如今已成为历史。新事物依然层出不穷地涌现，但是许多曾经时髦的人与事，已经由王唯铭记录在案了。你们可以凭借这本书去回忆、去寻访，也许，其中的一些景点和时尚早被别的东西所覆盖——但这并不妨碍你们继续成为目击者，包括用一台轻便的摄影机。

说到摄影，我想补充的是，假如这本有趣的书中附有许多当时拍下的照片，那翻阅起来一定会更引人入胜。现在，

只好期望你们一边读，一边凭你们的经验去回想——因为发展的迅速，王唯铭的这本书马上要成为历史档案了。

目 录

序	吴 亮(1)
---------	--------

第一章 都市空间:

是什么在成功地扩展和膨胀.....	(1)
-------------------	-----

一、新空间来了..... (3)

发屋: 头顶上的入侵.....	(3)
-----------------	-----

卡拉 OK: 头脑中的颠覆	(5)
---------------------	-----

快餐店: 吞噬形式的地方.....	(6)
-------------------	-----

精品屋: 金钱的娱乐场.....	(8)
------------------	-----

PUB 酒廊: 摇滚乐成了洗面奶.....	(11)
-----------------------	------

KTV: 有产者的聚会	(13)
-------------------	------

名人俱乐部: 复古、怀旧和超时髦	(15)
------------------------	------

总统套房: 上海最昂贵的处所	(17)
----------------------	------

二、1990: 走进新空间

——关于城市亚文化的一个描述	(21)
----------------------	------

三、上海大饭店

——城市迷宫和殖民地遗迹 (53)

四、海鲜城：单向度的空间 (78)

五、夜总会：城市的一个暧昧传说 (84)

六、**CLUB**：物质世界中的象牙之塔 (94)

七、打量曼克顿 (100)

八、休闲空间：谁在其中运动 (106)

第二章 都市街道：

那里有着什么和发生着什么 (113)

一、寂寥与喧嚣 (115)

二、受宠的三条街 (119)

三、南京路：那里发生着什么 (124)

四、华亭路和淮海路：它们的衰败和繁华 (146)

第三章 都市焦点：

推进的快感与高速后的失控 (161)

一、交叉视线中的城市映像 (163)

DHL：沟通世界的管道 (163)

信用卡：解读城市的密码 (166)

减肥潮：美丽你的身体 (168)

贵妇犬：街头的新景	(172)
M7 和超 8：历史的瞬间凝固	(174)
卫星天线：跨社会和跨文化传通	(176)
圣诞卡：纸片上的情感世界	(178)
PUMA：给街头文化注入了活力	(179)
森严的等级：上海人的脚上世界	(181)
民宅推销：轮子底下的平等	(182)
玩具城：一种生活方式吗？	(184)
二、世界名车：中产阶级的奢望	(186)
三、 POP MUSIC ：文化激进？世俗认同？	(190)
四、再次摇滚：一个时代的信号	(197)
五、 POP 的胜利和悲哀	(201)
 无欲的社会和解放的人（代后记）	 (217)

第一章 都市空间: 是什么在成功 地扩展和膨胀

新空间来了

发屋：头顶上的入侵

最早的人侵占领了我们的头顶，我们的头顶曾经是如此的千篇一律、了无生气。

理发师拥有的只是一种头油：生发油。贫乏的头油对一个贫乏的时代作了最好的说明。

当然不只是贫乏，还绝对地没有个性。全体人民将自己的思想藏在了公共的意识形态之后，任何的真实都只能表露在密室和

床第之间，而不会暴露在自己的头顶上方。

方左是上海某电子器件厂的宣传科干事。昔日的兵营生活和现在的政工生活共同地造就了她的唯物主义者的外貌，她从不烫发从不使用昂贵的化妆品，百雀羚加上少量的生发油伴随她度过了28个春秋，革命者的春秋。1980年的某一天，方左忍不住外面的世界的诱惑，偷偷地做了一回头发。在自己家里的镜子前她反复地端详自己，她因自己的全新面貌而欣喜而紧张。当天晚上，她去澡堂洗掉了发式，她明白在她头上已崩溃了什么和新生了什么。

大约在1985~1986年间，广东开始大举进犯。广东的剃头师傅们带着一脑子的淘金梦想和满满两手的最新技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安营扎寨。

发屋一个个地出现，就像城市童话一样。

奇妙的摩丝、神奇的定型水、温柔的香波、怪诞的护发素，它们彻底地结束了“冷烫精”一家独霸城市的历史。洗头成为一种艺术，而不是一星期一次的例行清扫。在强调细腻、舒适的感受同时，其貌不扬的广东汉子们发展了南方式的官能文化。

最为重要的变化当然还数发式。

就男子而言，“三抄头”早已排挤了“一边倒”，同时也摧毁了长发一度有过的浪漫意味。现在，相当数量的城市青年，以“三抄头”配上浪潮西装、时装鞋晃荡在城市四周，他们或许完全不曾意识到“三抄头”在欧美的真正内涵：从反战的嬉皮士到归顺的雅皮士。但他们肯定体会到时髦和摹拟了所崇拜的偶像后的快感。

女子的头上，出现了“钢丝头”。在摩丝的支持下，全部的头发张狂地竖向空中，充满了赤裸裸的野性。有想象力的

人会想起波希米亚诗人们的放荡、纽约第五街时装模特儿的性感以及祖鲁人、图图人的原始和率真。

“翻翘头”则是另一番景象。它放纵，但极有节制；它张狂，但极有分寸；它温柔，但决不颓靡；它迷人，但决不轻佻，它是文雅的极端行为，是唯美的自然主义。

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发屋在这座城市依然有增无减。尽管不时地传来某女子在某发屋被剥削得一丝不挂的信息，但年轻的男女们仍趋之若鹜，这是因为发屋提供的不仅是实用性，它还提供了文化信息，它将时髦带到了我们的头顶上，而我们的面貌常常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卡拉 OK：头脑中的颠覆

蔡坐在浅灰色的地毯上，背靠沙发。蔡的四周是海涅根啤酒瓶、瓷器咖啡器具和随意地扔着的皮茄克、羊毛围巾。

蔡握着话筒，目光凄迷，半梦半醒地用粤语浅吟低唱。这一刻，蔡跨越了她的 10 平方米小屋，飞越了由钢筋水泥丛林所组成的上海城，进入了姜育恒、钟镇涛、张国荣的世界，以“驿动的心”，频频地“再回首”，倾诉着“一生何求”和“沉默是金”……

蔡强如，35 岁，她在自己的居室中引进了卡拉 OK。作为一个职业的大提琴手，她曾是越剧的传播者，而今她迷恋的是粤语，她心甘情愿地让混响器中的南方声乐清洗了脑子。

渗透其实早已开始，开始于三年前的 1988 年。

了不起的谭咏麟在他的《爱在深秋》的掩护下，向东部城市和东部城市人发动了首次征服者之战。结局现在我们已

经一目了然：大大小小的粤语歌曲歌迷遍布于城市四方，形形色色的男女歌迷们活跃于各个空间。谭咏麟和他的战友们高悬于我们的头上，为了钟镇涛的自白姜育恒的沧桑陈百强的风度，多少妙龄女子神不守舍魂飞魄散食不甘味死不瞑目。

精神的活动迅即转化成物质的建设，卡拉 OK 的出现，“黄楼”创下上海第一的纪录，截至 1990 年年底，107 家卡拉 OK 矗峙于这座城市中。

美妙的粤语就这样日日夜夜飘荡在我们的耳边，我们由陌生而熟悉，由反感而亲切，由敌视而热情。我们情不自禁地学起了南方的语言，比划着南方的手势，摆弄着南方的姿态。

黄志强是个中学教师。过去黄将粤语的泛滥看作是对城市空气的污染，而今，黄将卡拉 OK 引进私人空间，他没日没夜地唱着《千千阙歌》、《玩出火》、《由零开始》……在各种酒席上，黄用手指轻叩桌面，以广东人的风格，倾吐他对这些夜晚的愉快心情。黄还常常拿腔捏调叫道：“小姐，你好美丽唷！”“先生，你好潇洒喔！”黄向广东靠拢。黄谄媚着南方文化，而这文化一度曾让他不屑一顾。

在多少个公共空间、私人空间，“黄志强们”经历着同样的心路历程？

这或许并没什么，这或许只是一种习惯的变迁。但我们全体都感受到了广东语的穿透力。

快餐店：吞噬形式的地方

尤忠宝在延中汉堡包快餐店坐定。他要了一杯奶昔，慢

慢地呷了一口，随后全神贯注地打量着四周。这是尤忠宝走进的第八家快餐店，他在感受着它们共同具有的美感。

快餐店。城市人消费的新场所，一个风格化的空间。

如果你不过于精确也不过于挑剔，那么它们在你的眼里便是基本相似的：相同的大理石地坪，镀铬立柱式座椅，用玻璃钢、塑料、金属等材料组合成的柜台和这柜台后的头戴白色小帽的迷人的女招待。它们的色调或许略有差异，但无论是冷色调还是暖色调，在其有机构成中，共同传递出一个慢慢发育成熟的商业化社会的官能美的信息。当然不能忘却食物，都一样地简洁、干净、精细，也一样地份量不足，至少看上去是如此。

在 1991 年的夏季，快餐店遍地开花于上海，占领着中百大酒店的底层、大西洋清真饭店的铺面和南京路、淮海路上的不同的空间。它们独特的形式感正无情地将那些污秽不堪、斑驳陆离的馄饨摊、阳春面店扫入历史垃圾箱。

上海首家快餐店的殊荣属谁只能由城市编年史家去裁定了，对我来说，延中汉堡包快餐店、东风饭店肯德基快餐店和上海人民饭店快餐店当在先锋者之列。

越来越多的上海男女正走进快餐店这方空间，他们中多为城市平民：蓝领或亚白领。

“我们是快餐人，”尤忠宝对我说，“我们乐意逗留在快餐店。”

据我观察快餐人渴望的决不是时间的节省，即使时光已流转到本世纪的最后 10 年，但对上海的大部分人来说，时间仍是他最可挥霍的东西，这情形颇类似他们面对着 DHL 或信用卡——他们吞噬的是形式感：从搭配富于韵律的食物到组合富于节奏的色块，他们体验着风格化的美感。

1991年9月初，在东风饭店肯德基快餐店，座无虚席，人头攒动。上海的形形色色的男女们细嚼慢咽着肯德基子鸡，领略着多少已走形的美国乡村风格。

“仔细算一算这里并不便宜，但这里有情调，有意境，这是那些小吃铺、小酒店能与之相比的吗？”尤忠宝举起一只杯子，杯子里盛满了橙汁，他向我慢条斯理地说。

尤忠宝是上海市航天局某研究所的日语翻译，他用纸和笔与大和民族对话，他说他对形式有特殊的感受，并说现在有些素质的人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吗？也许。也许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形式化的时代：从小虎队的包装到 Hotel 的装潢到 1991 年夏季上海南京路每一门面的除旧布新。

快餐店是低水平的 Hotel。在快餐店里，你能感受到部分 Hotel 的情调：好的色彩、好的氛围、好的服务……或者你至少能较为逼真地想象着 Hotel 的魅力，这大概和任何一个美国人在麦当劳快餐店中的感受是大相径庭的。

除了器官，还要感官，时常感官更为主要，这便足以使快餐店逐渐勃兴。我确信，快餐店在上海还将流行开来，因为它有效地满足了人们渴望在 Hotel 中获得但由于财力不够又无法获得的那份要求。它使人们的心理得到了补偿。

当然，快餐店的产生还是城市不断国际化的一个象征，是上海不断香港化、东京化、纽约化的一个逻辑的过程，但这已是另外文字所要表述的主题了。

精品屋：金钱的娱乐场

只要你愿意，那么你总会看到这个新空间——精品屋，